

海淀史地丛书

纳兰性德

从话

徐征等 著



昨夜寒風三

原清先生內閣牙香

猶心葉家照斷稿 畫似

兄

成德



北京出版社

海淀史地丛书

纳兰性德丛话

徐 征 等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兰性德丛话/徐征等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ISBN 7-200-03987-X

I. 纳… II. 徐… III. 纳兰性德 (1654~1685) —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638 号

纳兰性德丛话

NALANXINGDE CONGHUA

徐征 等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 7.25 印张 155 000 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200-03987-X

I·610 定价: 9.00 元

□ 前 言

北京市海淀区位于京城市区的西北部，是著名的文化科学教育区、风景名胜旅游区和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区土地面积 426 平方公里，1996 年底常住人口 140 余万人。海淀区自然条件优越，环境优美，名胜古迹众多，著名的清代皇家园林“三山五园”即建造于香山、海淀一带，如今有颐和园、圆明园、香山公园、五塔寺、万寿寺、卧佛寺等数十处旅游景点。境内高等院校林立，科研院所星罗棋布，教育普及程度很高，智力高度密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38 所高等学府和中国科学院所属及各类科研院所 138 家，高级文化、新闻、体育、医疗机关多不胜数，全体居民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占四分之一，形成驰名中外的科学城、文化城和全国最大最集中的高等教育基地。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起点，建成了以方正、联想、四通、科海等为代表的拥有四千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开发区。海淀区交通发达，通讯便利，对内对外交往频繁，信息灵通，思想活跃，是重要的信息中心和开放地区。区内发生过很多近代史和现代史的重要政治事件，全国培养党、政、军和青年干部的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和青年政治学院都建在这里，是令人瞩目的在

政治上颇具影响的地区。境内军事领导机关很多，军民合作将海淀建设成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全国双拥模范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海淀区都是首都北京一个重要的影响巨大的地区。

根据中央和北京市的部署和要求，我们要为海淀区修纂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我们在编纂《海淀区志》过程中，发现有很多宝贵的修志参考资料很有价值，若不编辑整理出来任其散佚，实属可惜；在修志中也编写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不可能都编进区志中，若能编辑出版也是很好的史地读物。这就是我们海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辑《海淀史地丛书》的缘起。这套丛书既可为修志提供资料，又是修志的成果，更可以作为认识海淀、了解北京，进行热爱家乡、热爱首都、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教材。

丛书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凡是与纂修《海淀区志》有关的资料，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物民情、古今人物等等，都在编选之列。但各集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与分工，只是文章内容大体相近便编为一集；也有几册属个人专著。由于各位作者掌握的资料不同，视角不同，可能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有很大差异，甚或做出不同的结论。所以使用本丛书各篇文章所提供的资料进行修志，还需要进行一番认真考订的功夫。

本书定名为《纳兰性德丛话》，是围绕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及其家庭撰写的一组文章。纳兰性德（1655—1685年）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清代康熙年间著名政治家明珠的长子，康熙十二年进士，官侍卫。他虽然只活了三十一岁，但却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著有七百余首诗词，被誉为清代

词人之冠。明珠次子纳兰揆叙（恺功）也是康熙年间颇有影响的重要政治人物，有《益戒堂集》等诗文撰著，在清代诗坛享有很高的地位。纳兰家族对清代初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历来是清史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明珠和性德、揆叙是康熙皇帝的御前侍卫和朝廷重臣，长期在皇帝身边担负着扈从、保卫和参与朝政的重任。康熙皇帝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位于海淀的御园畅春园度过，所以明珠一家便与海淀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畅春园及周围地区成为他们最经常的工作和生活地点。明珠还在海淀一带建设了不止一处郊园别业和坟地，明珠父子先后去世都埋在位于今海淀区上庄乡皂甲屯的纳兰氏祖茔。

本书是围绕着纳兰性德父子的生平及其在海淀地区的活动，进行考证和研究的，内容涉及到明珠西郊园林的建设和分布，纳兰性德诗词创作的分析与鉴赏，纳兰家族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纳兰氏祖茔的历史与现状，等等。我们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纳兰性德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为我们写来了几篇文稿，他们精辟的论述大大提高了本书学术水平和品格。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有关纳兰性德及其家庭的一些问题存在着不同认识，如淶水亭和自怡园的地点问题，桑榆墅的地点问题，纳兰家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问题，曹雪芹创作大观园的原型问题，等等。我们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在本书中收录了不同观点的文章，以利于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不断发现，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逐步得到澄清，取得一致的认识。

在我们编辑完本书时，得到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已经批准，在海淀区上庄乡皂甲屯建立“纳

□ 目 录

纳兰性德与《红楼梦》

——试论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末”

.....	胡小伟 (1)
略谈纳兰性德之诗	易海云 (38)
关于纳兰性德基的调查报告	于岱岩 (55)
皂甲屯纳兰氏祖茔	黄兆桐 (75)
渌水亭在玉泉山麓	严 宽 (82)
日本画师笔下的渌水亭	张一民 陈于彬 (97)
渌水亭旧址皂甲屯	黄兆桐 (102)
纳兰家园林与大观园	张一民 (111)
自怡园三题	张宝章 (116)
纳兰性德西郊寻踪	徐 征 (148)

□ 胡小伟

纳兰性德与《红楼梦》

——试论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末”

这不是“红学”文章，题目取其醒豁。如有朋友讥为牛头马嘴，则请稍安毋躁，且看如何分解。

旧说有以康熙时大学士明珠及其子纳兰性德为《红楼梦》中贾氏父子原型者。赵烈文《能静居笔记》云：

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按指乾隆）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据赵说，他是于咸丰时闻之于“宋丈翔凤”。但由于抬出了乾隆、和珅两块大牌子，而明珠、性德父子又是康熙朝名动朝野的大人物，所以颇有“饱学鸿儒”乐于赞襄，比如英浩的《长白文艺志》、叶德辉《书林清话》、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及包括俞平伯先生的曾祖俞樾《小浮梅闲话》等等。前之论者每斥此说不根，但并未深究何以会出现这种附会。我们自不妨由此话头，探索这一揣测背后的文化涵义，非以淶水亭主人为怡红公子，为《红楼梦》“明珠家事说”作翻案文章也。

一、纳兰性德与曹寅

纳兰有词《满江红 一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亭在金陵署中》，词曰：

籍甚平阳，羨奕叶流传芳誉。
君不见山龙补袞，昔时兰署。
饮罢石头城下水，移来燕子矶边树。
倩一茎黄楝作三槐，趋庭处。
延夕月，承晨露。
看手泽，深余慕。
更凤毛才思，登高能赋。

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正绿阴青
子盼乌衣，来非暮。

这是记载中纳兰性德与《红楼梦》作者家族最直接交往的记叙。此词未载入《饮水词》或《侧帽词》，而是在《楝亭图》卷一上书写的。同卷还有性德著文《曹司空手植楝树记》和词人顾贞观的和词。据载，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性德曾扈驾随从至金陵，而曹寅之父曹玺逝于该年六月，性德当随康熙至江宁织造府衙。玩其词意，一是褒扬曹氏阀阅族望之盛，二是颂扬曹寅尊崇其父手泽的尽孝之志，这点与曹寅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

曹寅以生母孙氏曾为康熙保姆，交情非同一般，这已为学者所共识。唯其究竟是否在康熙身边担任过侍卫一类职务，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①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以其事之必有，迂曲证之，将曹寅入为侍卫事系于康熙

十二年至二十一年间。^②但康熙二十三年，纳兰随驾南巡到江宁织造府，正是曹寅之父曹玺刚刚去世，按熊赐履为曹玺之死写的《曹公崇祀名宦序》有言：“而公之长子某，且将宿卫周庐，持囊簪笔，作天子近臣。”则此时曹寅也正担任御前侍卫之职。

按性德生于1654年，曹寅生于1658年。两人同为“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况周颐《蕙风词话》谓容若语），“貂珥朱轮，生长华靡”（杨芳灿《三家词选序》谓成德语）。年齿相若，文采相萃，彼此倾慕，也是有的。且同侍禁中，又多一层关系。可惜题词不久，性德即突染寒病而逝。^③但我疑心他们的实际关系，并不仅止于此。

康熙三十四年，曹寅与施世纶、张见阳^④在江宁织造署相聚，张遂绘《楝亭夜话图》分咏其事。张见阳为纳兰性德密友。《雪桥诗话三集》记曹寅题诗谓：“‘忆昔宿卫明光宫，楞伽山人（按即性德号）貌娇好。马曹狗监共嘲难，而今触痛伤枯槁。交情独剩张公子，晚识施君通纰缟……家家争唱饮水祠，那兰小字几曾知？斑丝廓落谁同在？岑寂名场尔许时。’篇末兼感容若，见阳每画兰，必书容若词。子清《墨兰歌·为见阳太守赋》云：‘……可怜《侧帽》楼中客，不在熏炉烟外听。盛年戚戚愁无谓，并华饮处人偏贵，觞桃敢信敌千羊，孤芳果亦空群卉。张公健笔妙一时，散卓屈写幽兰姿。太虚游刃不见纸，万首自跋那兰词。交渝金石真能久，岁寒何必求三友？’”追忆友人，情真意挚，以此观之，纳兰与曹寅必非官场泛泛之交。诗首两句，亦足以证实他们曾于禁中同事。

为省繁文，我们不妨以简表胪列出他们性格、修养和文化业绩方面的共同点：

	纳兰性德	曹寅
学养学力	自少小已矚然见头角，喜读书，有堂构志。……工书，妙得拨灯法，临摹飞动。 ^⑤ 谈经史源委及文体正变，老师宿儒有所不及。 ^⑥ 君自髫髻，性异恒儿。背讽经史，常若夙昔……数事析对，谳熟出老宿儒上。结字端劲合古法，诸公嗟叹。 ^⑦	公幼而岐嶷颖异，通经史，工诗文，虽老师宿儒，已惊叹为雄才之倒峡，而遽学之淳渊，比冠而书法精工， ^⑧ 善读书者，其取之博，盖七略四部十二库无不窥也。 ^⑨
孝悌	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 ^⑩ 友爱二幼弟，与之嬉游，同其嗜好，怡怡庭闹间，日以继夜。 ^⑪	曹寅以其父手种之楝树作《楝亭图》以广征题咏，意即在表明其亲孝之心，喧腾于世。事俱不引。又《楝亭集》中多有怀念其弟曹宣（荃）的诗作，如别集卷所《闻二弟从军却寄》“与子堕地同胚胎，与子四十犹婴孩”等。 ^⑫
骑射	数岁即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其扈跸时，弭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校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鼙声相合……上马驰猎，拓弓作霹雳声，无不中。或据鞍占诗，应诏立就。 ^⑬	骑射娴习。 ^⑭ 又好骑射，自云“读书射猎，自无两妨。” ^⑮ 顾独好骑射，以为读书射猎，自无两伤。间骑快马，拓弓弦作霹雳声，差强闭坐车中作贵人。 ^⑯
结交文士	坎柯失职之士走京师，生馆死殡，于货财无所计惜。 ^⑰ 达官贵人相接如平常，而结分义，输情慷慨，率单寒羁孤，佗僚困郁，守志不肯悦俗之士。其翕热趋和者辄谢弗为通，或未一造门而闻声相思，必致之乃已。以故海内风雅知名之士，乐得君为归，藉君以起者甚众。 ^⑱	即今邗江如邗都，爱才搜剔文章藪。晨兴建牙公事了。便启花关召宾友。口授常麟季重书，觞至频邀敬礼酒， ^⑲ 爱才恤士，更所性生；知名之士，满乘幕下。 ^⑳ 按曹寅与文士交游日久，材料极多，此外周济江南贫困士人甚多，其中有奉旨行之者，如熊赐履等。不俱引。

	纳兰性德	曹寅
性格爱好	客来上谒，非所愿交，屏不肯一窥面；尤不喜接软熟人。所相知心，款款吐心腹，倒国囊，与为酬酢不厌。或问以世事，则不答，间杂以他语。人谓其慎密，不知其襟怀雅旷，固如是也。 ^① 暇则扫地读书，执友四五人，考订经史，谈说古今，吟咏继作。 ^② 平生淡于荣利，书史外无他好。爱才留客，所与游皆一时名士。晚更笃意经史。 ^③	业之恒，环卫周庐，奉使北南，寝食饮居，弗之一释也；情之专，声色货利之诱，蹴鞠博塞、青乌快牛驰骋之娱，弗之一问也。盖熟览万物成亏之数，一切泊如，无易吾书者。……余时纳房与客人酬对，捭阖古今，种别文家源流高下，坐客默然无抗者，亦如子建之对邯郸生也。 ^④
著作刊刻	尝延友人陆元辅合订删补《大易集议萃言》八十卷，《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又刻《通志堂九经解》一千八百余卷。皆有功后学。……著有《通志堂诗集》五卷，词四卷，文五卷，《绿水亭杂识》四卷。又有刻有《全唐诗选》、《词韵正略》等书。 ^⑤	性嗜学，校刊古收甚精。尝刊《音韵》五种，及《楝亭十二种》……著有《楝亭诗抄》八卷、……《诗抄别集》一卷，《词抄》一卷。 ^⑥ 奉旨与彭定求等主持校刻《全唐诗》，并刊印《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佩文韵府》等书。
旷典	容若既得疾，上使中官侍卫及御医日数辈络绎至第诊治。于是上将出关避暑，命以疾增减报，日再三。疾亟，亲处方药赐之。未及进而歿，上为之震悼，中使赐奠，卹典有加焉。 ^⑦ 又明珠遭劾而独免，子揆叙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亦为逾代隆恩。	康熙在曹寅病重时有朱批：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延迟，所以赐驿星夜赶去。……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 ^⑧ 先后命子曹頔，侄曹颀继任，三代四世连任一职，以全家口财产。亦“旷典奇恩，亘古未有。” ^⑨

从上表不难发现，即使考虑到套语俗谚的成分，两人也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模子就是比成德年长一岁的康熙。朱淡文曾提出“纳兰成德是曹寅好友，曾与曹寅同为康熙之伴读、侍卫。”^④惜未得见其论证此节的文章，但我以为“虽不中，不远矣”。

《清史稿·文苑一·性德传》：“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⑤。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按福格《听雨丛谈》卷一《侍卫》：

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海内，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皆天子自将之军。爰选其子弟，命曰侍卫，用备宿卫侍从，视古羽林、虎贲、旅贲之职。一等侍卫六十人（职三品），二等百五十人（职四品），三等四等共二百七十人（均五品），蓝翎侍卫六十人……又有上驷院司鞍、司辔侍卫二十七人。又有以侍卫之秩别，充尚茶、尚膳、上虞鹰鹞房、鹞房、十五善射、善骑射、善鹄射，悉如古人侍中给事之任。

又昭槤《嘯亭杂录》卷四《领侍卫府》曰：

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寰区，镶黄等三旗为天子自将，爰选其子弟仿《周官》官伯之制，命曰“侍卫”。其日侍禁廷左右供趋走，曰“御前侍卫”；稍次曰“乾清门侍卫”；其值宿官门者，统曰“三旗侍卫”。

则“侍卫”一职本“备宿卫侍从”，“日侍禁廷左右供趋走”。纳兰为镶黄旗，曹寅为正白旗世家子弟，充任此职，倒也名正言顺。^⑥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载，纳兰性德曾康熙十五年丙辰科彭定球榜二甲第七名进士，^⑦应该说是满洲

贵族中最早以科第起家，并且得到汉族士人认同的人。^⑧但是康熙为何要让这样一名青年才俊，新科进士，来充当三等侍卫这样的职务呢？^⑨

徐乾学承认“荐绅以不得上第入词馆，为容若叹息”。但又说“后知上之所以造就者，别有在也”。韩葵亦说“今上知君才，欲引以自近，以二甲久次，选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盖上方励精思治，大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欲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其惟君吉士，以重此选也”（《纳兰碑铭》）。韩文说纳兰是个性格十分细密谨慎的人，就任侍卫后“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几微毫发过。性周防，不与外庭一事”。徐文则曰：“后容若入侍中，禁廷严密，其言论梗概，有非外臣所以得知者。……余之所得言者，其于容若生平，又不过什之二三而已。”“容若尝奉使覲梭龙诸羌……于是亦知上所以属任之者，非一日矣。呜呼，容若之当官任职，其事可得而纪者，止于是矣。余滋以其孝友忠顺之性，殷勤固结，书所不能尽之言，言所不能传之意，虽若可仿佛其一二，而终莫能悉也，为可惜也”。

照说诔文碑版之文，本应极力铺陈逝者的丰功伟绩，即俗所谓“谀墓”。但比照两文，尤其是徐乾学文欲言又止，似有逡巡游移之言，吞吐未尽之意，隐而未发。考虑到他的尚书身份，以及与当时与明珠的私交关系^⑩，对纳兰职司当有所闻，而事涉宫廷，故不得畅所欲言。

我们可以看出，纳兰自登科领侍卫卫职之后，即相当活跃，不但遍交名士，还为他们排难解纷，纾困分忧，比如顾贞观遭人攻讦，感激他“阴为调护”，姜宸英无钱奔丧，也念他“轸念贫交，施及存歿”。尤其著名的是“贞观友吴兆骞坐科

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⑩甚至随侍南巡时，犹至无锡与严绳孙、顾贞观等在忍草庵举行诗会（《忍草庵志》），这种文坛上的活跃，与前述成德“性周防，不与外庭一事”的性格似乎矛盾，考察此中原由，不妨把注意力转移到康熙。

从纳兰性德中举到逝世的十余年间，康熙面对的内外问题颇多，但也正是他奋发有为之际。举其荦荦大端，即有康熙九年的太湖大水，吴中积荒十年和尼布楚的清俄交涉，十二年至二十年三藩之乱，十八年京师大地震，二十二年施琅收复台湾，二十四年清俄尼布楚之战，等等。实际上已进入取得对汉族地区实施全面统治的关键阶段。其中最主要的是吴三桂反。由于吴本明朝旧臣，与江南文士集团渊源颇深，又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所以如何稳定江南文士集团，又成为凸显出明确新朝的文化政策的重点。

且据《清史稿·圣祖本纪》，看康熙八年五月用“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擒获鳌拜后，尤其是武力征剿三藩之乱之时，他在文化政策上有何应对：

康熙九年正月“予宋儒程颢、程颐后裔五经博士”。纳兰与韩葵等中顺天府乡试，成举人。

康熙十年三月“诰诫年幼诸王读书习骑射，勿恃贵纵恣。癸丑，置日讲官”。

康熙十二年二月“上御经筵，命讲官日值”。“五月壬申，学士傅达理等请以复至辍讲，上曰：学问之道，宜无间断。其勿辍”。纳兰因病未与会试。韩葵举第一，制科始重经义。^⑪

康熙十三年九月“上御经筵，命每日进讲如常”。

康熙十四年四月“上谕：侍臣进讲，朕乃覆讲，互相讨论，庶有发明”。

康熙十五年三月，“赐彭定求等二百九人进士及第”，纳兰成进士。

康熙十六年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里沙等：“治道首崇儒雅。前有旨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后因吴逆反叛，军事倥偬，遂未进呈。今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翰林官有长于词赋及书法者令缮写，陆续进呈。”七月，以吏部尚书明珠、觉罗勒德洪为大学士。十月谕大学士云：“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十一月设南书房，择张英、高士奇供奉内廷。

康熙十七年正月，诏曰：“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秋七月，召翰林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叶方霭入直南书房。又诏问阁臣“在廷中博学能文者孰为最？”李蔚、冯溥、陈廷敬、张英交口荐户部郎中王士禛。召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授翰林院侍讲。部曹改词臣，自士禛始。八月，上御经筵，以《御制诗集》赐陈廷敬等。

青年康熙在学习上表现得异常勤奋。既然文治之事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他把以文学鸣世，且与江南文士建立联系并得到他们认同的成德调到身边，甚至委托他进行相关工作，顺理成章，不足为怪。尤其是决定征召博学鸿词科后，打开这个局面就比较容易了。

二、征召鸿博与纳兰、曹寅使命

《清史稿》得意的宣称：“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陈怡山《海滨外史》则透露出其初奥秘：“大清入中国，经略洪承畴教以收拾人心之策，以为‘中国所以俯首归诚，实缘贪图富贵。若辈作八股文者，苟得富贵，旧君固所不惜。’于是甲申即位，乙酉即行乡试。”

清军平定江南，曾因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著称于史的《难发令》影响，激起以士人为领袖的全民性质的反抗，如著名的“扬州十日”、“江阴守城”和“嘉定三屠”。^④长江流域不但是明代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而且是策应海外反清活动的重要基地，而士子隐然成为抗清之中坚。故清室后来对江南汉族文士的政策，凡有三变，试略为缕述如下：

第一变即是用洪承畴科举牢笼之策，但在军事管制的局面下，执行情况并不理想。雷瑨《说梦》对顺治三年乡试的叙述，可谓“谑而近虐”：

鼎革之初，诸生多抗节不应仕者。后文宗按试出示云：“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来。好事者乃为诗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六年观望太凄凉。顶上整齐新结束，胸中打点旧文章。当日义不食周粟，近日翻思补鞬粮。早知薇蕨终难咽，悔煞无端谏武王。试日进院，以桌椅限于数，仍被驱出。人又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太凄凉。头上打歪新结束，胸中惊乱旧文章。